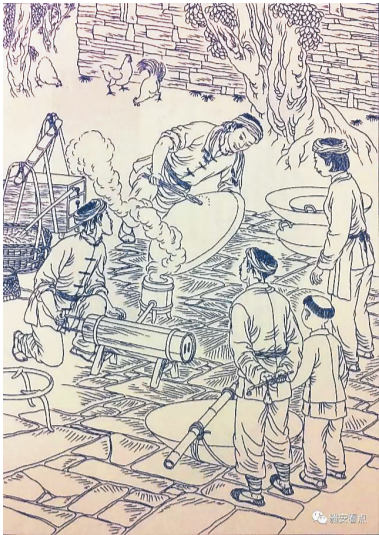


流金岁月 唐凯
补锅匠 补缸匠



连环画中的补锅匠。资料图

“补锅啰！补缸啰！补锅补缸啰乡亲们！”这些童年时代时不时听到的吆喝声，如今还常在梦中出现，那么清晰，那么悦耳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村镇，大家都响应国家号召，勤俭持家，节俭成风，一个物件真的就像民俗所说：“好三年，坏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，物尽其用，废弃的物件特别少。那个年代，自然而然地兴起许多补摊，如补衣摊、补鞋摊等等，乡村里，补锅匠补缸匠的吆喝声，把补锅补缸这活计唱成男女老少妇孺皆知的时代流行曲！

补锅匠通常由两人组成，大部分是兄弟俩或者父子兵，一人挑着一个风箱和一个小铁炉，一人挑着饮具及其他用品；补缸匠则单打独斗，一个人就把补缸工具和生活用品一齐挑了。补锅匠主要是补锅、补接犁头，补缸匠则是补缸补瓦盆，他们就这么走村串户，做着营生。

记得看过的一个补锅补缸的场景：晌午时分，人们收工回来，正吃午饭，补锅匠补缸匠正好同时结伴进到村头的大榕树下。补锅匠是四十多岁的兄弟俩，补缸匠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大伯。一会儿，补锅匠弟弟支起风箱和铁炉，哥哥就到村里沿街吆喝起来，顺便也帮补缸匠吆喝，霎时间，“补锅补缸啰！补锅补缸啰乡亲们！”的吆喝声在村子里四处飘荡。好几个调皮的孩子也跟着工匠师傅屁股后面，学着工匠师傅的腔调，有模有样地学着吆喝，稚嫩的吆喝声惹来大人们的一次次斥骂。不多时，人们陆续从家里拿来破损的瓦盆瓦缸，或者犁头铁锅，两队工匠一队专补铁锅犁头，一队专补盆缸，一时间，大榕树下，“呼哧呼哧”的风箱声，“咣当咣当”的砸铁声，响成一片，周边是一群边乘凉边看热闹的村民，大家有说有笑，孩子们最好奇，一会儿挤到跟前，看工匠干活，一会儿三三两两围着人群追逐打闹，一边还嘻嘻哈哈地笑着，大榕树下，一派热闹景象。小鸟也来凑热闹，几只鸂鶒哥在树上“吱吱喳喳”地叫着，所有这一切，汇成了一曲幸福悠闲的乡村时代交响曲。

补缸匠先是顺着破损瓦缸的裂缝，轻轻地把裂痕敲宽，然后把加上卤水的生铁粉末用一根扁扁的铁棍均匀地涂在裂痕上，再用一支公鸡羽毛轻轻抹平，一边抹还一边口中念念有词：“海水刷刷，鸡毛抹抹，今天补上明天脱。”一个后生赶忙笑着接上说：“你这工匠师傅，巴不得缸子明天脱掉裂开，你好有活干，有钱赚！”说得大家都笑了。其实，工匠只是说笑话，这裂缝补上就很难从原处裂开了，他只是念一个顺口溜逗笑，让大家开心而已。

补锅匠这边，弟弟负责拉风箱溶铁水，哥哥认真地查看铁锅的破损情况，然后把铁锅的小漏洞敲大，一些很薄容易裂开的地方也敲出个洞来，看到这般操作，铁锅主人叔二平（临高话的称呼习惯）急了，对铁匠说：“师傅，你怎么越敲越多，眼看着好好的你也敲开。”“都差不多坏了，要是不敲开，几天后就漏了，我们可是要下个月才再来哟。”没办法，敲就敲吧。敲完，工匠哥哥用一个渣子从炉子里接来铁水，左手用一个已沾湿的渣子在破洞的另一边接着准备抹平，右手把那装有铁水的渣子往铁锅破洞一倒，左右手同时动作，铁锅破洞就被补上了，并且两边都被抹平了。

补了几个锅后，下一件活是补犁头，所谓补犁头并不是补，犁头犁地久了损耗了，前面尖头部分钝了，影响犁地速度和质量，补犁头就是重新把犁头加长，让其尖利起来。只见工匠师傅把铁水倒进模子里，然后把钝犁头插进去，“喳”的一声，冒出火来，没多久，拔出犁头，放到水中淬火，接着把新犁头周边的一些碎屑铁渣打掉，就大功告成了。

师傅一边干活还一边口中念念有词：“铁犁头、钢犁头，修好犁头犁金犁银，犁出金银吃穿不愁。”犁头主人公二胜笑着说：“别说犁金犁银，能犁出个五谷丰登就万事大吉啰，要是能犁出金银，你干嘛不去犁而走村串户做手工赚钱呢。”说罢，大家都笑了，师傅也笑了。

听人说，活跃的补锅匠补缸匠都来自临高县一个叫作敦海的村子。敦海村确是宜居之地，村前一大片田洋，村后是坡地，种稻种薯种瓜种菜，收成很好，可是敦海人却不安分守着这一亩三分地过春种秋收的平静日子，他们偏偏要折腾一番，走南闯北去赚钱。

季候物语 耿艳菊
木叶动秋声



赵孟頫(元)《鹄华秋色图》。 资料图

新凉满袖，高阔的天空，飘逸的云影，似乎在这样的情境里做什么事都是有意思的。

我却什么也没做，只陪着窗台上的几棵荆菜待了一会儿，和它们一起听会儿新秋的声音。

荆菜种在一个长方形白花盆里，起初原本拥挤得很稠密的一盆，但撒种子时，只覆盖了一层薄土，以致长出来的荆菜根浅，浮于表面，每次浇水，尽管柔和，荆菜依然会被轻柔的水力冲得七倒八歪，满盆凌乱。隔了一天再看，有的伏地而起，有的再也没直起身，渐渐融在泥土里。不多久，盆里的荆菜就只剩下几棵了。

如此，便懈怠了，没有了往日的珍

惜之心，甚至想着再买些其他蔬菜的种子撒进去，忙忙碌碌，终是没有，任那几棵荆菜自生自长。只是偶尔想起，才会散漫随意地浇点水。

却是有心插花花不发，无心栽杨柳成荫。细弱的几棵荆菜竟然蓬蓬勃勃地长开了，它们强劲的生命力仿佛此时终于被唤醒。有一次，做汤时，翻遍冰箱，没有找到青菜，就把这几棵荆菜的上半部分都掐去，做了汤的点缀。

转眼间，变魔术似的，光秃的主干长出了枝丫，枝丫上冒出了新叶，又是神采奕奕的一蓬青绿。纵使从乡下的日月里走出来的我，对从泥土里长出的庄稼菜蔬有着贴心贴肺的认知和熟稔，也不由得为这几蓬青绿的荆菜而鼓掌欢呼，而另眼相看。

明明那青绿其实是很普通的，可是看着它们，就会想到烈日下沙漠里一股涌动的泉眼，漫漫长路上疲累交困时一个温暖雅致的驿站。荆菜强劲的生命力量宛若施了魔法，变成了鼓励、希望、快乐，它们只是世间平凡的植物，却有仰望云天时带给人的震撼和辽阔。

荆菜的身份已不仅是一种菜蔬，一种赏心悦目的绿，而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了。

窗户开着，飒爽的秋风扑面而来，带着峥嵘的青绿气息。房后是个小公园，郊外人少，草本植物的世界没被打扰，故长势葱茏。秋风一阵阵拂过那些葳蕤的叶子，耳边就会响起一阵阵声响，仿佛在海边，风从远处走来，平静的海面翻涌起一层层海浪，极有韵律，舒缓的、清朗的、明媚的，很好听的季节之歌。

美好总是短暂。这样清朗闲逸的季节之歌也只是新凉之时奏起的曲调，那些看似和往日没什么不同的一片片的青绿随着季节的纵深，也将会一日日走向生命的深处，正是“尘归尘，土归土”。风中唱歌的叶子，虽然对此了然于胸，依旧会唱下去，可是，声音里不由自主地夹杂了忧伤。

眼前的荆菜呢？因为在窗台上，离青绿的秋风更近些，正陶醉于美妙的秋声中，纷纷摇晃着身姿，舞动着双臂相和。那快乐的模样仿佛在说，美好是短暂的，那就抓住这些美好，无须畏畏怯怯，忧虑忪忪的。

想起前些年，还在馨园住时，厨房窗外有一个平台，上面放着两个闲置的花盆，家中长辈来我家小住时，带了荆菜种子，种在了花盆里。后来没在意，秋深之后，也没照管过，任其枯萎凋零，第二年，本想把花盆扔掉，不想却长出了一片新绿，是荆菜，令人惊讶，不过也在情理之中。叶子茎秆萎谢，种子落于泥土，自然要萌发。

风中起舞的荆菜，是透彻的、潇洒的。看着它们，莫名想到武侠剧里的英雄好汉。怕什么，有何愁眉不展的，待明年，又是一片葱葱茏茏的新绿。

室迩人远 蔡小平
命运的旅程

“今天是开学的第二天。昨天，我要求每一位同学抄写一篇课文，目的是要了解一下基本情况，大多数同学完成得不错。有一位同学字写得工整，也很漂亮，但通篇用了繁体字。繁体字早已被简化字代替了，通

用的简化字你不写，却去钻牛角尖写繁体字，先学行走，后才学飞，想一下子就飞起来那是不可能的。希望这位同学重抄一遍！”听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黄裕杰这样说，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，心里颇不是滋味，因为老师说的就是我。

我是到异地读的初中。当时，要升读高中，主要靠推荐。为了凸显自己，我要了个小聪明——写繁体字。这样做目的有二：一是引起老师的注意，以博得老师的好感；二是出出风头。不料，事与愿违，此举不但没有得到老师的表扬，反而引起老师的反感。

班长半个学期后才定下来。当老师宣布的时候，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是我。这下可不得了，无论是走路还是讲话，我都有了不小的派头。有一次开班委会，讨论组织一个活动，只因有人反对我的意见，我呼地一下站起来，打翻了一瓶墨水，溅得大家都成了小丑。老师立刻呵斥我：“你知道班长为什么迟迟没有定下来吗？因为我的人选和学校的人选不一致，看来是我错了。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，一言不合就跳起来，老虎屁股摸不得，老子天下第一，你哪来这样的底气呀！你可以得意，但是不可忘形。给你两条路，一是班长不要当了，爱怎么任性你看着办；二是改正你的错误，向大家道歉，把班带好。这里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要好好想一想，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而不是被逼认错。向大家道歉要真诚而不是摆一个形式走过场。是不是真心大家都能看出来。走哪条路你自己选。”

得一良师乃人生之大幸。黄老师一边严厉地监督我，一边又悄悄为我单独开小灶。老师把我关在自己的宿舍里，语重心长地和我谈了很久很久。他说：“我看出来你有这个悟性，理解能力强，语言表达也不错，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，一定会读出一片新天地。读书明理，读书认方向，知道走哪条路是对的，哪条路是错的。如果不信，等到你终于明白的时候，已经没有后悔药了。”老师的讲话简洁有力，他时而微笑，时而严肃，时而亲切，时而激动。这是一次影响我一生的谈话，也是我一生中听得最精彩的一堂课。

老师家的一个箱子上了两道锁，我非常好奇，问箱子上锁的原因。老师迟疑良久才慢慢打开，上面一层是衣物，下面全部是书：《青春之歌》《林海雪原》《保卫延安》《红日》……

“想看吗？”

“想，非常想！”

我终于体会到什么是如饥似渴。虽然书里的很多东西我当时并不懂，但其巧妙的构思，优美的文笔以及对英雄的崇拜简直让我热血沸腾。我开始在文学的海洋里遨游。我无法形容心中是怎样的畅快，我的语文成绩直线上升，作文常常被当作范文诵读，还张贴在学校的专栏里。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旅程从此开始。

可以告慰老师的是，我有过无数次的得意，却不曾有过一次的忘形。



曹新林油画作品《粉笔生涯》。 资料图